

/// 读本好书

忽闻知音曲“文”海探遗踪
——读金介甫《他从凤凰来：沈从文传》

■赵春晖

在1977年的哈佛大学，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以《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》作为他的论文题目，并凭借此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，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——海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。

在金介甫研究沈从文的时候，沈从文已经从文坛上消失了近30年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伴着重写文学史的热潮，沈从文才被“重新发现”，海内外的荣誉纷至沓来，被冠以诸多名号。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更是赞其为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”。在无人问津时去研究一位被遗忘的中国作家，不得不说金介甫很有先见之明，显示出了极强的文学敏感性。

金介甫根据多年研究，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了《沈从文传》，后经修订，遂有了这册《他从凤凰来：沈从文传》。一般的文学传记，都是围绕着传主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发生的事情展开叙述，其线索多是人物的成长。像国内张新颖所著的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，就是严格按照时间线写下去的，通过大量材料的铺陈，传记内容也相当丰富，可读性不低。

可金介甫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，而是采用了深入作品，用评传的形式，既实事求是，又不为贤者讳，沿着沈从文的人生轨迹，夹杂着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，借助海外汉学的视野和资料，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传记。

读罢此书，笔者感觉其脉络有三。

一是沈从文的人生轨迹。

1922年，刚20岁的沈从文为了找条出路从湘西来到北京。他带着那个时代青年人共有的迷茫和无助，想在北京站稳脚跟。他考过大学，当过警察，从事过印刷工作……几经挫折，最后才走上文学道路。

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，沈从文不断积累名气，从最初的“乡下人”变成了大学教授。他停留的城市也几经变换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从青岛到昆明。沈从文的人生旅途既是一个普通乡下青年摆脱自身阶级、实现阶层跨越的过程，同样也伴随着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中的国运变迁。

只有理解了沈从文经过了哪些坎坷磨难，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他作品中的离合悲欢，知人论世，信哉斯言。

二是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。

沈从文的作品根植于湘西的山山水水，透过湘西的土地，

他探讨了永恒与变化、爱欲和生死等诸多命题。强烈的地方色彩、多用口语的习惯，让沈从文的小说成为了乡土文学的典范。

由于民族复杂、长期战乱、土匪横行外加军阀割据，湘西在时人的眼中往往处于一种神秘而野蛮的境地。但沈从文不去迎合这种神秘的观感，他写士兵，写土匪，写农民，也写风尘女子，他善于从这些或平凡、或奇特的群体中发掘生命的力量。读者能感受到那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活力，他们有着百折不挠的意志，又有着淳朴善良的秉性，这背后是楚地漫长悠久的历史熏陶。

金介甫曾多次前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带考察，对于这种传统深有体会。在其他地区风俗不断变化的时候，湘西一带仍然保留了大量传统，所谓“慷慨好义、任侠负气”，充满了古典的热诚。金介甫专门分析了沈从文是如何“把地区传统的视觉范围和理想境界放宽，创作出一种能引起全国读者广泛兴味的乡土文学”，将其脉络做了充分梳理。

三是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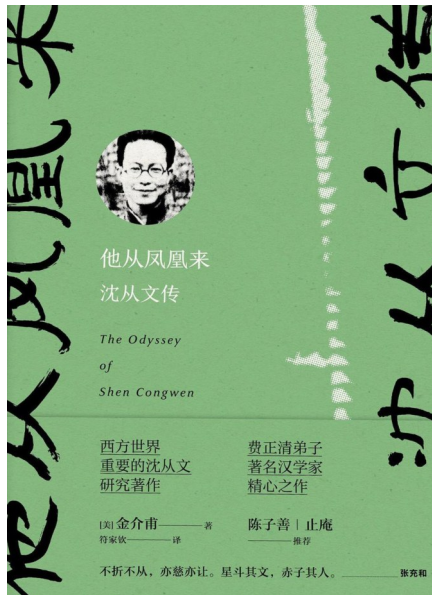
金介甫文本细读的功力深厚，他不仅通读了搜集到的沈从文作品，还多次跟沈从文本人书信往来，对研究中的问题深入探讨和询问。在来华拜访沈从文期间，金介甫更是当面

请教了诸多疑惑，所得答案都在书里作了呈现。

金介甫提出了一系列看法，对沈从文作品中的内容提炼勾连，对沈的思想演变、创作方向都作了梳理。特别是本书的考证和注释极见功力，其中典型的如考证《八骏图》所写人物为梁实秋、闻一多，《边城》的人物原型为赵开明等等。至于沈从文和丁玲如何从通道挚友变为陌路生人，金介甫更是连用三十余条注释钩沉往事，讲明了来龙去脉，真令人拍案叫绝。可以说，正是金介甫在解读沈从文作品时倾注的大量心血，才让此书成为了一部知人论世、饱含理解与同情的作品。此书不能简单以普通传记视之，不愧为海外沈从文研究的巅峰之作。

正是基于这些深入研究，金介甫断言：“我认为《边城》不像《包法利夫人》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，却像《项狄传》那样独出心裁，像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那样扎实。”这样别致而富有启发性的评价，可以说是沈从文作品的海外知音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的翻译也是细致入微。译者符家钦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，长



期从事翻译工作。金介甫的这部沈从文传记，一大特点就是注释众多，几乎相当于正文的一半，涉及上百人之多，牵扯复杂；而且涉及众多沈从文早年作品，很多都已绝版，翻译起来压力巨大。符家钦在翻译过程中屡次求助金介甫，两人互通信件，推敲译文。金介甫帮助符家钦把二十余万字的译文悉数校订一遍，可谓尽心尽力。这令符家钦感慨不已，他在译后记里写道：“我译书40年，像这样著译双方推心置腹、切磋字句的例子，还是第一次体验到。”如此文坛佳话，读来令人欣喜。

好的传主、好的研究者、好的译者，能集齐这三者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，《他从凤凰来：沈从文传》都做到了。有这样的传记传世，有这样的海外知音，既是沈从文的幸运，更是读者的一大幸事。

透过时代之镜，折射看向父辈的目光
——读叶兆言中篇小说《通往父亲之路》

■甘武进

“外公喜欢教人写字，他一手好字无处发挥，便督促还是小学生的张左练字，让他每天必须临写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。”“张左一手漂亮的小楷，为自己挣了些面子。张希夷当面也表扬过。”“毛笔字”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，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，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。著名作家叶兆言的中篇小说《通往父亲之路》，从魏仁教外孙张左练习书法中缓缓道来，体现出一种看向父辈的目光。

小说讲述一对父子的故事，铺写一个家庭的时代记忆，

更由一个家族折射出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；是叶兆言以六十余载生命体验，初次直面、致敬、反思父辈的人生之书。主人公张左出生不久，父母即因感情不和分开。他自幼由外公魏仁与外婆抚育，与其父张希夷情感疏离。时光流转，晚年的张希夷声名大噪，父子二人亦交往渐密。魏仁、张希夷、张左三代人，既是父子也是师徒，有恩亲，更有离合疏近。

“父亲”一词，代表的是肉身交替，还是精神的承传相继？“我们在通往父亲的道路上，究竟遭遇到了什么？”在叶兆言笔下，父子关系的文学漫旅亦掺杂着浓郁的文化反思。在他看来，每个人都想走近自己的父亲，但走近父亲的结果无非是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实际上，通往父亲的道路往往太漫长。小说中的张左发现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走近过张希夷，有时候走得越近，感觉越

远；走得越近，却越不堪——那种不堪也是文化的不堪。

张左去找父亲为自己解决工作问题，父亲直接拒绝了，后妈吴姨则将好处尽留给自己的女儿素素。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，书中的父亲张希夷懦弱、惧怕妻子，所以不将张左带回家抚养。然而，令张左不解的是，张希夷为何会在晚年时来运转，居然成了特别吃香的“国学大师”“书法大师”“学术泰斗”？在张左看来，张希夷虽然有着“探花郎”祖父，也翻译过一位政治人物的传记，但毕竟是半路做学问，根底很浅的怎么就被吹上了天？

这样的局面，这样的半真半假，让张左大感不解。后来，已做了爷爷的张左瞩目自己父亲，还是琢磨不透。其实，那是一种看向父辈的目光。张左曾祖父、张左外公、张左父亲以及张左自己，这几代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求学背景、明显的代

际差异。张左曾祖父是“清朝的进士，学问很大”；外公魏仁“英文比专职的英文教师好，国文比专职的国文教师好”；张左一直在中学教书，后在父亲学生的帮忙下才成为出版社编辑。最终，他只剩下一个身份，“国学大师”张希夷的儿子。

叶兆言说，其实每一代学人都经历过“浪费”，我们不能说是时代耽误自己，因为所有人在那个时代都是一样的。从曾祖父到外公再到父亲，小说里每一代学人都有各自的遗憾。从更为深远与宏阔的范畴来讲，通往父亲之路，不局限于肉体的血脉相连，更是对精神血脉的指认与传承。外公魏仁抚育张左，承担的实际是父亲角色的教养工作，堪称张左“精神上的父亲”。他教张左写毛笔字等，这些类似的文化基因载体的日常延续，使得精神血脉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代代传承。

《通往父亲之路》只有四万

多字，却涉及一系列宏大命题：家族与时代的关系、亲近或疏离的父子关系探讨，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变迁等。全书读起来韵味绵长，韵味悠远。叶兆言以一贯的叙述风格，有如闲话家常般将故事缓缓道来，并截用几段重要事件或关键时刻，把张左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高度浓缩，有如行云流水，极具张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特邀翻译家赵瑞蕻与杨苾的女儿、知名画家赵衡倾情绘制插图，打造高附加值的精装插图本。赵衡精准把握本书的情感氛围，完整地还原了时代场景。如“爬中山陵”插图，中山陵石阶数俱为真实可考；“邮递员送信”插图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递员穿的衣服样式、衣服上的扣子数量，以及信封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时代印记，均被妥帖呈现……文字与插图相得益彰，让本书翻开悦目，宜藏宜读。